

雄 峰



陈锦国 著

上海三联书店

雄 嶂

陈锦国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雄嶂/陈锦国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6. 2

ISBN 978 - 7 - 5426 - 5393 - 2

I. ①雄…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9429 号

雄 嶂

著 者 / 陈锦国

责任编辑 / 姚望星

装帧设计 / 方 舟 徐 徐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 - 22895559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80 千字

印 张 / 10.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5393 - 2/1 · 1089

定 价 / 42.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66019858

在黑暗中追寻光明

薛 舒

阅读这部叫《雄嶂》的小说的这几天，正值电视连续剧《后海不是海》热播之际。同样的缉毒题材，让我进入两者之间奇异的对比。虽然小说与电视剧的表现形式有着诸多的不可比性，但我依然喜欢在阅读与观看的交错中发现一些什么。或者说，我更愿意在小说与电视连续剧中找到文学层面的一些对照。

当我们阅读小说的时候，我们读到了什么？当我们观看电视剧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什么？

先来说说色调。《后海不是海》的背景，不是北京的后海，而是洱海的后海。大理风光果然美如画，青翠的苍山、碧蓝的洱海、缤纷的花草，以及白族地区粉墙原木的房屋，所有的景致，都与人们对毒品交易与缉毒斗争黑暗与尖锐的感性认识产生强烈对比。电视剧给我的印象，就是如此，光度较高的明媚色调，似乎，这种色彩基调，预示着结局必定是光明的。当然，罪恶往往躲避在阳光之下，才更显其

严酷。

小说《雄嶂》的故事背景却不同，从一开始，我的情绪就被带进闷热潮湿而又阴湿重重的热带雨林中。浓密的树林，连绵不绝的细雨，弥漫的瘴气与无处不在毒虫，阴风阵阵的边境线……是的，小说中出现最多的描述某种气息的词汇，就是“阴风”。

《雄嶂》的故事发生在中缅边境，缉毒公安战士与毒枭之间的一轮又一轮交战，便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之下悄悄进行着。试想，闷热潮湿的密林里，时不时刮来一阵阵阴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而缉毒战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深入作战，读者的目光，也跟随着作者的笔，在这样的气氛中迂回而入。

相比较，小说比之电视剧更胜一筹的氛围营造，就在于并非概念化的隐喻。虽然电视剧有其形式的需要，但窃以为，光明自然是作为热爱和平幸福的人类终极的追求，然而，这并不代表世上没有黑暗。当然，纵是黑暗的密林，也不能完全阻挡阳光的照射。这就是贯穿整部《雄嶂》的基础色调，是那种被雾障遮盖住的黑暗与光明的博弈。

再来说说情感世界。倘若说故事与线索是织成一部作品逻辑网络的藤蔓，那么情感，或者人性，便是藤蔓上开的花、结的果。且不说《后海不是海》的故事支撑，就情感叙事，它牢牢抓住了缉毒警对于亲情、爱情，以及自身强烈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之间的矛盾纠葛，更具地气的故事，便具备了形而上的意义。

相比之下，《雄嶂》的情感表现，更难得的是关注到了“敌方”，也就是毒品交易人或者毒枭的世界。甚而，作者似乎有些刻意淡化“我方”的情感呈现，大多时候一笔带过。而对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人，却有着更多的心理与感情描摹。有关这一类情感描述，此部小说最精彩的，便是最后那段话：年底，赵高明被押回至滨海。回到离别五年多的滨海，他也曾有那么一小会激动过。然而，眼前的城市将不再属于他自己，是他先背叛了这座城市。这么想着，有几滴眼，就从赵高明的眼窝里涌了出来……

读到此处，想必人们会掩卷沉思。毒枭亦是人，他并非天生毒枭，他曾经也有热爱，爱故土，爱家园，爱亲人。抑或，他也有哀伤、胆怯，甚而后悔？是什么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当他站在法律面前，他又是怎么想的？小说结束在此处，是作者给读者留下的悬念，亦是给自己留下了人性与情感的思考与追问。毒枭的眼泪，正是作者悲悯情怀的表达，对曾经健康而如今堕落的灵魂，对人类、对世界的悲悯。

这便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试图解决的问题，也是小说的能量所在，发现疮疤，揭示疮疤，拯救灵魂。

除了色调与情感戏份之外，小说《雄嶂》予我的深刻印象，是无处不在的景致描写。譬如红艳欲滴的三角梅，枝蔓浓密的大椿树，如水流泻的月光，绿绸般的溪流……这些景致，并非作者全知角度下不带情感色彩的描述，而是人物角色眼中看出来的景，不仅带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同时带着人物的情绪与性格色彩。这也是作为小说作者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当你用文字揭开美丽风光的面纱，呈现出激烈而尖锐的矛盾与斗争时，你的文字，就是武器。

就结构而言，小说有着一脉相承的主线索，并且穿插着众多的支线，交错纵横的案件与人物、敌我双方的多角度深入描述，以及叙述者“芸”与“我”的出现，使作品具备了层次感和纵深感。整部小说贯穿了密集的侦查破案，节奏紧凑甚而急切，清晰的逻辑和专业用语让我相信，作者莫非公安业内人士，也是在边境缉毒公安部门有过长期的深入扎根以及走访生活。作为小说创作者，这是一种难能可贵却也是必须具备的敬业精神。

我去过大理洱海，也去过西双版纳傣族村寨，当然，只是作为游人。当我在美丽的风光中深深地呼吸抑或悠闲地徜徉时，我不曾想过，这美好的一切背后，有着怎么样的付出与牺牲？亦是不曾想过，所有的迤逦明媚，都曾经历过黑夜的淹没。就如此书中所描写的那一段：西阳渐渐向邻国坠去。青树垭口连绵起伏的群山翠林，为答谢

太阳一天的光辉，这会儿也红着脸向西阳作别。

白昼到来，并不预示着黑夜永不造访；黑夜降临，并不能阻止白昼渐近的脚步。白昼与黑夜，总是在不断的交替中。生命，健康的生命，却始终如向阳花一般，抵抗黑暗，追寻光明。这是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亦是文学的意义。

2015年6月28日于江湾复旦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创联室主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 目 录 ——

第一章 枪声 / 4

第二章 出更 / 31

第三章 涅槃 / 61

第一次与芸接触，是在春阳融融的一个午后。

早晨起床看气象预报，称当日有雨。出门，天虽阴着，但不见落雨的迹象。到了午饭的当口，走出办公楼，明灿灿的光晃了我一下。抬头，春日竟拱出云层，露出毛绒绒般的和煦来。我笑了笑，权当被气象人又揶揄了一把。

我与芸握手，是在浦江的游船上。

一盏咖啡，清香四溢。双目对视，芸笑了，是不是太正规了？

拜师学艺，总得拿出点姿态吧。我笑着在芸的肩擂了一拳。

芸手四下里划拉了下，看到了吧，周围一对对情侣，人家那是享受浪漫来的，咱俩老爷们跟着瞎起哄。

哦，忘了说芸了。

芸一米八十二的大个子，一身腱子肉，当年从校院毕业就入了警队，干过刑警、治安警，现在在我生活的城市干的是缉毒警的行当。

芸这个名字据说是他母亲坚持的。初识他时，我也曾给他开过玩笑，你这充满诗意且又女性化的名字，女孩子听了不笑着摇头跑了才怪哩，你还是打定单身主意算了。

芸听了扑哧一笑，恰恰相反，人家就是带着探奇才答应跟我见面的。我们现在处得好着哩。我倒是建议你，扯着嗓门给那些个还单着身的男几个嘹一嗓子，赶紧的，把名字改了，什么风花月雪，落英缤纷的，反正越女性化越好。

说过了芸，接着再往下说。

芸问我，这么隆重的，到底何事？

我说，拜师，而且是正经地拜师。

芸见我认真样，张大着的眼睛，拭了拭我的脑门，大作家啊，你没发烧吧？满腹经纶的才子，向我一个舞刀弄枪的人拜师，难怪日头钻出了云团。

说着，芸还大咧咧地笑了起来。

我说，我今天是诚心诚意，正正经经向你讨教，而且问的就是你的老本行，你可不许有所保留。

芸微微皱了皱眉头，我说大作家，我看你肯定是哪根筋搭牢了，放着那么多好东西不去探究，单单对我这行当来了兴趣，你不会拐着弯跟我说事吧？

我拍了拍芸的肩膀，笑道，想多了吧，我没那闲工夫找你逗闷子。实话告诉你吧，过几天我得去西南边境线走一趟，那边的省禁毒局邀请我实地体验一下边关缉毒警的生活，把他们鲜为人知的故事写出来，我还不得做些功课？

芸又大咧咧地笑了起来，哦，这事啊。看来你今天拜师还蛮有诚心的，就冲着你这份谦虚劲，你问吧，想知道点啥？

我笑着点了点他，从提包里掏出了张纸，递给他，你自己看吧，能想到的我都写上头了。

芸接过手看了看，好家伙，准备得还蛮专业的。

我注视着芸，不多，统共就十多来问题，你跟我叨叨清楚就行了，别过去让人家说我是外行，你今天就权当是给哥哥我扫盲了。

芸喝了口咖啡，作沉思状，半晌，他提了个建议，我还是给你讲一则我经办的案件吧。听完这个故事，我想你所有的问题也就释惑了。

我笑道，这样最好的，你讲我听。

接下来，芸给我讲起了他和他的队友《老街擒梟》的故事……

第一章 枪声

雷暴雨，在茶山搂着的坝子上空闹腾了半天，终于歇下了脚来。

银盘似的月亮升了起来。四周，泛着黛青色的茶山山脉，宛若甜睡的处子，婀娜，清淡，乖巧。对面金三角吹过来的夜风，裹着红土散出的气息，还有刚刚出土时间不长的蔗苗的清香，怎么都不会让人联想到此时此刻，自己正身居在中缅边境线上。恰恰，这刻儿，在位于南伞 128 号界桩中国一侧的哈尼族老伯看护庄稼的茅草屋里，拗不过我的缉毒大队长岩龙正在接受着我的采访。

这天正午，从临沧出发，赶到镇康南伞这座边境小镇，已是晚上七八点钟的光景了。临出发前，听临沧缉毒支队的廖政委介绍，镇康一个月前刚刚破获了一起临沧地区乃至整个云南省今年以来数一数二的毒品大案，缴获 25 型冰毒 205.6 公斤，收网时惊险的程度，绝

非用诸如刀光剑影这类的词藻就可以表达的，领头的就是大队长岩龙。

老实说，对于岩龙，我是不陌生的。这几年，他和他的战友的事迹也是时常见诸于报端，出发前，我也刻意作了番收集，虽未睹其真容，但岩龙活生生的形象在我的心里头就如同一座高耸着的峰。我是带着一路的激情，敬慕，还有满腔子呼呼流淌着的热血走进镇康的。自然，与岩龙没寒暄几句，他马上也就感受到了我倾力抛洒过去的激情，旅途的劳顿也在与岩龙面接面的交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岩龙缓缓地抬起头，圆月漾在他的眼瞳，他告诉我，收网的那夜，可不是个雷雨天，不过茶山的头顶上压着厚厚的云，低低的，沉沉的，让人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岩龙吁口气，站起身，粗短的手指往前方目力尚可能接的地方指了指，对我说，喏，你看到了吧，那晚我们伏击的现场就在前头的黑风口。我顺着岩龙手指的方向看去，透过密密的荆棘蔓枝，明晃晃的月光下，黑风口就像一张豁开的嘴巴，似乎想对我叙述些什么。

黑风口！我轻念了一声，眉头还是不由自主地轻蹙了起来。

岩龙轻轻笑了笑。显然，我眉头不经意的一蹙，他还是很快估摸出了我心中对黑风口的些许失望。恬若处子的茶山，怎么偏偏添了黑风口这么个名字？岩龙说，许多年前，黑风口其实也不叫黑风口，它跟茶山一样，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迎亲口。它是坝里坝外的人进进出出的一条通道。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听老人说，就是一个月黑风高夜，坝子里突然旋起了一股黑风，那风啸得坝子人心头慌慌的。接着，就从迎亲口冲进一群汉子来，这群汉子穿着上不伦不类，手里头都攥着长枪片刀。那一夜，坝子里被洗劫了一空，还死了不少抗争的男人女人。再后来，那帮身份不明的汉子，时不时地通过迎亲口冲进坝子，坝子上空从此再没了宁日的天。坝上人一气之下，就把迎亲口咒为黑风口。这一闹腾足足好几十年，直到解放军进驻了茶山的坝子。

哦，黑风口原来是茶山伤口哩。

黑风口就这样，开始印入我大脑的沟回。

说到这，我看到了岩龙脸上的凝重。岩龙说，如今，连接黑风口里外的这条山道，不仅成了偷渡者们进出国境的非法通道，那些企图躲避口岸检查的毒枭们也利用了它干起了运送大宗毒品的勾当。

我感叹，这么说，为迎亲口正名还尚需时日了。

岩龙赞同地点点头。

我问岩龙，这宗大案，从你们发现线索，到黑风口枪声响起，前前后后耗费了多少时日？

岩龙捋了捋他黑红的脸，稍作思索，告诉我，前后总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

我点点头。再问，那么，你们又是如何截获到这份情报的呢？

这个嘛，说来话就长了。岩龙抬腕看看表，陈作家您一路劳顿，是不是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咱们接着再叙？

岩龙征询地看着我。

我故意缩了缩肚腩微凸的腹，又是很夸张地擂了几下，笑道，到嘴的佳肴放着，我是夜寐难安呀。

听我这么说，岩龙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了几秒钟，最后下决心似地说道，那好吧，今天我就请您这个大作家好好体验一把咱们边境线难得的夜风吧。

我笑着点头，揶揄，这就对了嘛，这才是边境主人真正的待客之道啊。

二

哦，对了，那也是个雷雨天。岩龙说，今年的天真有点儿怪，还没到雨季哩，老天就赶着下了几场雷雨。

我诙谐地笑道，看来今年是个好兆头，老天都不想放过那些毒贩

子哩。

岩龙自个儿点了颗烟，咪溜吸了几口。随即，在他的叙述中我的脑海便显现出了那夜黑风口枪战的场景。

那夜茶山头顶上的雷特别的响，闪电也是分外的亮。在凤叶湾带人设卡的岩龙，借着天上的闪电，老远就瞄到了边境对面甘蔗地里雨中蠕动的人影。

岩龙马上给身边的杨太安、王新荣使了个眼色，两人很熟稔地按照“品”字战术队行分开。杨太安在左，王新荣在右，岩龙居中。三人有布局分明就是给对面雨中不安分的人设置了个大口袋。

片刻工夫，雨中人已接近了 125 号界桩。

这时候，一道闪电，紧随着是一声炸雷，能看得出身着军用雨衣人的身子也跟着一颤。

那人立在边境线上的界桩一侧，踌躇了不多会，最后还是横下心，提着口气，将一双泥腿迈进了中国境内。身子入了境，雨中人低着身子，步子也开始小跑了起来。即便前面正张口以待，等君入瓮，雨中人也全然不顾了。

雨中人被扑倒在泥泞地里，倒地的地点离边境线最多也就 25 米左右的样子。

最先扑上去的是杨太安。待杨太安麻利地给雨中人上完铐，雨中人呜呜地哭了。听到哭声，岩龙心头一怔，这声音咋听上去怪怪的哩。岩龙一手除却雨中人雨衣的帽子，再一瞧，雨中人一头长发抖露了出来。

女人显然被吓懵了。她的身子抖动得一如被雨水击打的甘蔗叶片。她在求饶，求你们放过我吧，我以前从没干过这缺德事。女人铐着的双手指着地上的双肩包，所有的毒品可全在这包里头。

岩龙紧着脸，沉声命令道，跟我们回局里再说。

情况很快弄明白了。

女人是受自家男人的指使，仗着对边境一线的了解，冒险跑到对

面一个叫木清的人家里，取回来了 1500 克的海洛因。

女人痛哭流涕，我早就跟当家的说过，做这事是要杀头的。可当家的非说掉脑袋的事还轮不上咱们。临出门前，他还指着黑沉沉的天，宽我的心，说老天爷都肯帮忙为咱们打掩护，这笔财不接，那咱们真就成了穷光蛋了。

半小时后，女人的男人被带到了缉毒队。哪想到，干瘦得就如同秋日荒原上枯黄衰草的男人到案后，眼珠子骨碌碌一阵乱转，一脸的茫然无辜相。

男人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婆娘干了跑粉的事。上床前我还纳闷着哩，这雷雨交加的鬼天气，人跑哪去了呢？谁知道她竟背着我干上了吃枪子的事。

岩龙沉着脸，冷眼瞅了瞅他，耍花腔是吧？

男人挠了挠头皮，没几两肉的刀条脸上强挤上了笑，警察同志，你抬举我哩。我一个平头小百姓怎敢跟政府耍花腔呀。

岩龙冷不丁一拍桌子，男人身子跟着一哆嗦。岩龙马上给身边的杨太安递了个眼色，杨太安会意地走了讯问室。不多会，女人被带到了男人面前。

见了自家婆娘，男人刚才还硬撑着的脑瓜子，骤然间就像是受到外人重击似的，一下子耷拉了下来。

岩龙肃然，头抬起来！把你刚才说过的话当着你的婆娘，再给我们说一遍！

男人瞥了自家婆娘一眼，低声嘀咕，我真的不知道她干了跑粉的事。

男人的话无疑在女人跟前扔了一颗重磅炸弹，女人一下子就木在了那。少顷，女人的嘴唇哆嗦了起来，泪珠子就决堤的水似的夺眶而出。

女人颤着声，怒斥道，黑猴子，你这说的还是人话吗？

话音一刚，女人腾地跃步上前，照着自家男人脸上就是一巴掌，

黑猴子，你早晚得遭报应！女人声嘶力竭。

女人被带走了。

黑猴子显然没被自家婆娘的巴掌给打醒，大概他还想着人前挽回点面子，他猛地提高了嗓门，你们有本事抓大头去啊，抓我们这些挣辛苦钱的算啥事嘛？

三

茶山山麓，月亮河村一个叫阿德的村民纳入了岩龙他们的视线。

据黑猴子交代，跑这趟货就是阿德给介绍的。

阿德信誓旦旦地向黑猴子保证，说只要把对过的货给背回来，到时候就付给黑猴子二万块钱。黑猴子一听这么个大数，身子马上就像跌进妖艳的罂粟花丛中，脑袋一下子就晕眩了起来，他心里头在盘算着，有了这二万块，到了秋上，自己也可以住进明晃晃的大瓦房了。兴奋过后，黑猴子心里头不免又生出了几丝的担忧，这事万一被警察逮了，那可是要犯杀头大罪的呀。

黑猴子脸上些许的变化，阿德可是拿捏得很准。阿德长辈似的拍了拍黑猴子的瘦肩，不屑地笑道，怕啥怕啊，趁着个月黑风高夜，悄悄地去悄悄地回，神不知鬼不觉。就算滑了脚，你怕什么，你黑猴子充其量也就是个替人家跑腿的主。

可万一被逮了，还是免不了牢狱之灾呀。黑猴子心里头还有块乌云没被阿德驱散。

阿德哈哈一笑，自顾自摇了摇头，道，就你比田鼠大不了多少的胆子，还想住新房，趁早到大太阳底下伺候你那儿亩甘蔗地吧。老实说，不是看在你我兄弟的份上，我才不会为你指条发财路哩。实话告诉你，这差事，只要我阿德张张口，不知道有多少人打破脑袋往里钻哩。好了，这事我容你再想想。

阿德是做石材生意的。这几年，黑猴子跟在他屁股后头做，也未